



青春

敬礼

耿长春

这一年自驾游,路过天津时,顺便想去当年服役的地方看看。时过境迁,老部队早就移防,只有一些地名还有印象。于是跟着导航来到月牙河附近的绿宝石公园。

汽车刚停进路边的车位,就过来一位约60岁的男子:“收费车位!一小时5块。”

我说,就到月牙河边拍片子。对方问我打量一下说,那就交10块钱,随便拍。我说,40多年前,我在这里当兵,抗震救灾。看着对方有些变幻的眼神,我说出一个日子:1976年7月28日,然后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:3点42分。

那是一个全中国的共同记忆,也是许多人埋藏心底多年的一块伤疤。山摇地动的那一刻,我从部队宿舍的双层床上跳下,随着人群跑出屋外,轰隆隆的地声像无数个大铁球正从远处滚过,天空还下着小雨,淋在身上凉嗖嗖的。很快我们接到命令,赶赴天津市执行抢险任务。一路上,只见天津的百姓都三五成群地簇拥在一起,好多人披着毯子,目光呆滞,像是被震傻了。看见解放军来了,脸上才现出一种安慰和希望……

这位60来岁的收费员,此时的目光柔和了许多:您去拍照吧。说罢转身离去。我追了几步,给您钱!他头也不回地摆摆手:不要钱。

又想起了那年在救灾现场,和平区兰州道40号,一栋四层楼完全坍塌。我们急切地搬瓦砾,抬石块,手指磨破了,渗出鲜血也全然不顾。看着一条条鲜活生命已变得冰冷时,我们都流泪了,一个个大小伙子,伤心得像一群孩子。太阳快落山时,我们终于从底层的楼板夹缝中,救出了一个少年。孩子有位哥哥,地震时幸运逃生,现在挂念弟弟,一直在现场边等候消息。看到弟弟被解放军救出,扑通一声,就跪下行礼。我们连忙将他扶起,这时,那个被救的少年用虚弱的嗓音,喊了一声:解放军万岁。

我们又一次泪流满面。当年,我们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。

那些天,我们没日没夜抢险救灾。天津百姓也关怀子弟兵,经常有当地民众自发地抱着西瓜,端着绿豆汤,络绎不绝来慰问,场面温暖感人。40多年了,从那位收费员兄弟的眼神里可以看到,解放军的事迹还印刻在天津人的记忆中。

月牙河,名字很美丽。当年,我们部队就驻扎在月牙河附近,战士们曾经用月牙河水灌溉稻田和菜地。曾经在几个雷雨交加的晚上,我与战友住在月牙河畔的帐篷里,看管水泵,守护稻田。

如今的月牙河,经过治理,已经改建成了景区,但见河水碧波荡漾,呈月牙形状向远方流去。河边有跳广场舞的,有唱歌的,还有几位垂钓者。

部队当年的营地,早已难觅踪影。还是在转业到当地的老战友陪同下,找到当年部队驻地的旧址。旁边不远处的荒草堆,是曾经的鱼塘。团部所在地都变成了住宅楼,只有一座高高的烟囱式的建筑傲然矗立在天际间。那是我们团部的瞭望塔,上世纪50年代为防备空袭而建。虽然瞭望孔均被封闭,但仔细一看,仍然能看出这不是寻常之物。我的这位老战友曾经进去过,里面是旋转楼梯,每隔一截就有一个平台。塔下,还有坚固的地下室,当年7.8级大地震,许多建筑倒塌,但瞭望塔毫发无损,地下室还曾驻兵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营房早已置换成商品房用地,但开发商规划盖楼时,都会避开这座高塔。据说是因了军事设施,无人敢动。就这样无形中保护了下来。多年过去,瞭望塔历经沧桑,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人间巨变。

返回时,向月牙河,向瞭望塔,向天津这块土地,行一个老兵的军礼,并致以我们曾经在这里逝去的青春!

图片选自百度网

我是一个兵

晓阳

9岁那年,有一天我到我家附近的中学去玩耍,路过一间教室,里面一位大哥哥在吹笛子,吹的就是《我是一个兵》(笛子独奏曲),那笛声清脆、明快、悦耳,我被深深地吸引了。回到家中缠着母亲要了三毛钱买了支竹笛吱吱呜呜地吹了起来。大约是1968年冬季征兵时,我看见那位吹笛子的大哥哥,穿着崭新的绿军装,胸佩大红花参加了军,心里羡慕极了,暗下决心我也要练好笛子当兵去。

那时家中生活困难,也没想着请老师指点,全凭自己琢磨,居然无师自通吹得有点模样,上初中时参加了校文艺宣传队。当时社会上正流行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等五首陕北民歌,宣传队的邓老师把它改编为民乐合奏,由我用笛子领奏,参加了全市中学汇演,获得好评,评委老师说,我的笛声音色纯正、感觉好。邓老师见我常吹《我是一个兵》,便动员我上个独奏节目,我因缺乏自信就拒绝了。15岁那年,某部招收文艺兵,我如愿以偿参加了军。不久,文工团裁减人员,领导问我是留下还是下连,旁边一老兵悄悄说:下连好,到五连,五连“稀拉”,我当时不知道“稀拉”是什么意思,大声说:到五连,五连“稀拉”,引起了一阵笑声。

五连是个全训连队,训练强度大,我因小体弱感到很吃力,训练成绩一直上不去,感到拖了班排的后腿而产生了自卑感,干什么都不够自信。一次连队和附近一所小学联欢,让我笛子独奏一曲,我因准备不充分,加之心里紧张、不自信,刚吹了个开头,笛膜破了,红着脸走下台来。爱说俏皮话的一个同年兵捅了我一下说:“独子笛奏先生,怎么哑音了?”这使我有有些无地自容,从此以后再没有吹过笛子。

时间稍长,我感到五连其实并不“稀拉”,只是管理不那么刻板教条。官兵之间、新兵和老兵之间等级没那么森严,班排长对新兵尤其是我这样小体弱的学生兵特别地关心照顾,他们没因我拉了班排的成绩而鄙视我,而是热心地帮助我掌握要领,强化体能,反复练习。在他们的帮助下,我的训练成绩进步很快,不但在全团射击比赛中取得名次,还被团轮训队选为军训教员,当时一二百人的轮训官兵,我组织训练,讲解要领,示范动作不再怯场。摸爬滚打艰苦军事生活的锻炼不但使我军事素质提高了,身体强壮了,最重要的是自信心增强了,“让优秀成为习惯”,我感觉连自己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。

光阴似箭,提干后我变换了不同的领导岗位,2007年还上了军中最高学府国防大学,成了军中骄子。一天我和系政委聊起了吹笛子当兵的经历,他说你有这门技艺,丢掉了太可惜了,学乐器不一定成名成家,但懂点音乐,懂点乐器会终身受益,“腹有韵律气自华”嘛!起码对预防老年痴呆有好处。在政委的启发下,我拿起了20多年没摸过的笛子,利用业余时间练习了起来。大概有童子功的缘故,居然恢复得很快。

学员队到延安干部教育学院学习和学院搞联欢,政委让我独奏一曲,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经过认真的准备,我自信地走上台去,吹奏《我是一个兵》,我感到激情与豪迈随着指尖气息流淌,吹得完整流畅,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。晚餐时,国防大学带队的领导特意敬我一杯酒说:新时代的军人就应该能文能武全面发展,你给我们争了光!我想,这次演奏之所以成功,除了技艺提高和充满了信心之外,应该是多年的军旅生涯,使我吹出了这首曲子的灵魂和精气神吧!

儿时

盛夏的蝉

焦琦策

步入盛夏的一个标志,或许就是蝉鸣。在屋内睡午觉,迷迷糊糊之际,好久没听到的蝉声传入耳朵,你忽然清醒,睡意全无,原来夏天已经隆重地盘桓在赤道以北,许多果实成熟,慰劳忙碌的人们。

无论乡村还是城市,蝉鸣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比起城市小区或公园绿荫处,乡村果树上蝉的身影更多。

那时,我家屋前空地里种着许多苹果树、梨树。苹果还在青绿的时候,就会摘下来吃。这时苹果带着酸涩的味道,比起成熟时味道更浓。吃苹果是一种乐趣,捉蝉更是一种乐趣。

就在苹果树地里,你听见几声短一声长、略带沙哑却很明亮的鸣叫,就知道有蝉在上面。

蝉的叫声有规律,先是数声短一声长,谓“绵——绵——”,最后来一声高亢的拖得很长的余音,于是就停止了。停止之后它们或飞到另一棵树,或者继续重复。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这是雌求偶的声音,雌蝉大部分时候不叫,只听着雄蝉的声音。我想它们找“对象”大概会听谁的声音最洪亮。

有一种地方的蝉特别大,叫声也不一样,它们发出的是“哩——哩——”的声音,这种声音怎么也不如前面那种好听。

科学家让多数人知道了蝉的生命和秘密,这种代表着春夏已至的精灵似乎瞬间少了某种神秘。然而生命的多彩有时候会让我们暂时忘记烦恼。在城市的公园里随处走走,散步,看看湖水,麻雀和野鸽,忽然之间听见了稀少的却嘹亮的蝉鸣,这是一种刺入神经的享受。

百寻不得,却偶然遇到,这是自然的馈赠,也是心性的豁达所致。听蝉鸣需要聚精会神,静静地,调整呼吸的频率,这时才能感觉到仿佛有一个姑娘在树枝上陈述着自己的故事,故事可能关于她遇到的人或事,她去过的地方,接触过的朋友。听完她的讲述,天地之间都静下来,因为她刚才抑扬顿挫、不疾不徐、刻骨铭心的故事让人们如此动容。

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

传承好家风好家教好家训

兄弟情深

王之保

近日整理房间时,发现一张我们七兄弟合影的老照片。这是1957年在老家阳曲县农村春节聚会时留念,方寸大小,个个面貌清晰。端详良久,思绪万千。照片中五位兄长已作古,只有我和弟弟在世。一时,我想起与弟弟之间的许多往事来。

我的家乡曾是个贫穷的小山村,父母务农为生,艰苦度日。我有幸考上师范学校,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从找对象到结婚成家,没花家里一分钱。我和妻子每月工资才二三十元,刚成家时生活紧巴巴的,但我们第一次回乡拜见父母时,不仅买了应时糕点,还花了6元钱为弟弟买了一双时髦的高腰胶鞋,便于他劳动时穿。弟弟穿上十分神气,父亲惊讶地说,太贵了,你们真舍得啊!

弟弟比我小12岁,也属虎,姐姐出嫁后他与父母一直生活。随着年龄增大,他被外面的世界吸引,吵闹着要离开山村,到外面闯一闯。于是在我的帮助下先到市郊中学当了临时勤杂工,每天早起晚睡,打扫院落、挑水、搬桌椅、养花弄草,干得很顺心。一年后遇上太原市环卫局招收清洁工,弟弟听到消息后报名。我劝他别去受苦,可弟弟脾气倔,我只好依着他陪着他报名应试,结果很满意,他成为一名正式的环卫工。

弟弟从农村来,向来不怕脏苦累。自从当了环卫工,他热爱工作,二三十年如一日,勤奋努力扎实苦干。他当清洁工跟着卡车清运垃圾、倒渣土,他当掏粪工走街串巷,把粪运往农田,从来不知劳累。有一次掏粪不小心被长钉刺破右脚,血流如注,在居民帮助下才脱离险境。我看着他汗水淋漓黝黑的脸庞心生怜悯,劝他调换个岗位。他毫不在乎信心百倍地说:“北京掏粪工时传祥积极工作任劳任怨,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,还当上人大代表受到毛主席接见,他是我的好榜样。吃苦受累算个啥?”我听了也敬佩弟弟的执着精神。

弟弟表现好,受到单位表扬奖励,得到农村姑娘兰兰的喜爱,两人结婚组成和美小家庭。我亲手操办了他们的婚礼,在东社村租了间正耳房,在院里松树下为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。我为弟弟弟媳选购了新衣服,赠送了几本书,在太原饭店包了三桌饭,请好友开了辆大轿车接送亲友。弟弟弟媳感动地说:“多亏哥哥全力帮助举办婚礼,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啊!”

那时我在郊区工作,弟弟夫妇落户在市郊,他们常送农产品给我尝鲜。后来大队批准,给弟弟在村南边分了三分地,盖起房子。当时一穷二白的弟弟全靠我和二哥全力支持。二哥是卡车司机,拉运砖石、洋灰,购预制板、买木料和玻璃等各种建材,资金由我提供,经过两年,弟弟小两口日夜辛劳,终于建成五间亮堂堂正房,有了温馨小院,成为全家四口的安乐窝。

每当逢年过节,弟弟总要邀我们兄弟一起欢聚,他深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弟弟曾说,兄弟和睦一家人,互相帮助是亲人,如果没有哥哥们的帮助,哪有我的今天?村民们也都称赞我们兄弟处得好,互相关怀体贴,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。